

费孝通文集

第九卷

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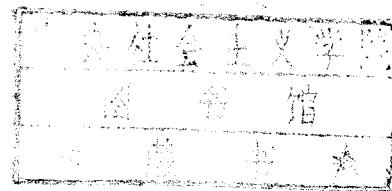


201028832

费孝通文集

第九卷

1983 ~ 1984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文集 第 9 卷

/费孝通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0

ISBN 7-80080-249-3

I . 费…

II . 费…

III . 费孝通-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049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深圳时代设计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89 × 1194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5 插页 41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深圳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G · 142 定价:31.00 元

~~27-3~~ / 09

编者的话

本卷收录的文章写于1983年到1984年。在这段时间里，作者所写的文章对小城镇建设给予的关注最多，其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就写于这个时期。这两年里，作者集中考察了江苏省的中小城市，并针对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的环境保护、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等所面临的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以此为题两度发表演讲。此外，作者还对内蒙古、甘肃等西部贫困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为后来《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放区》建议的提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在文章的编排上，我们按写作的先后为序。除对文章进行必要的校勘、注释，和对个别文字的明显错讹给以订正外，一般不作改动。

1999年5月

文集前记

在我这一生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前,也就是在我走过 90 岁这个年限之后,我的亲友们建议把我过去一生所公开发表过的写作整理成一部文集,作为纪念。我同意他们的好意,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有不少已预定的课题还要完成,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我只能表示尽力支持他们而已,又只能放手和放权让他们去办。最近他们已经把这部文集初步编成,将要去付印出版,坚持要我在集前说几句话。我表示同意,所以简要的把我想在集前说的话写下。

我同意把我一生公开发表过的写作力求完整地编成一部文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为一些愿意想了解我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我的一生从 20 世纪初期到它的结束,经过了 90 个年头,这段历史给了我这一生经历的内容。由于我自己喜欢写作,所以我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些文字上的痕迹,反映了我这段时间里社会对我所起的作用,同时多少也透露了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写作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的人,我以己度人,想到我身后也许还会有和我一样有此同好的人,我愿意把我要留下的这本文集提供他们做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素材。也想以此作为我对我一生所受社会培育的一些回报。

为了贯彻我这个意愿，所以我一再向负责整理和编辑这部文集的亲友们说明，我愿意授权他们尽力搜集和如实地处理我一生留下的写作，把它们保留下去，而且尽可能全部编印出来，有待今后读者的取用。

但在这里我也得作一点保留意见。因为我一生中有一段时期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言不由衷、不符合我实际意识的文字，就是那些被迫写出的“检讨”和“交代”。这些文字要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经过的素材，是可以有用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如实地放进当时很特殊的和失常的社会情境之中去，才能明白其实在的意义。现在已事过 20 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的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我同意编者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编排在文集中前后的次序，我认为既以提供研究素材为目的，所以为了便于追索我一生思想的发展和经过，采取按这些文章发表的前后来编排定在文集中的先后次序最为方便可行，但是事实上我是又有多题并进的思考习惯，不同题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参差进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发表之间又有不同的差距，我的文章又经常在同一时间里投向不同的刊物，发表时间和写作时间又不一定相符。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引起了文集编者的一些困难，不可能坚持上述的原则。同时也必然会使一般读者不能按文章编排的前后顺序来追索我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在文集的编排上还有一个引起编者为难的原因是我在写作上常采取化整为散又集散为整的方法。就是一个课题时常分作了系列的短篇写出,一般是在一个刊物上连续发表,积有一定篇幅,再编成一卷作为专集出版。凡是已经以专集方式出版过的一系列文章,我建议在本文集里还是予以保留使文章内容的连续性不要拆散。这里又发生了一个编排上的难点,就是那些已结合成专集的文章,各篇发表的前后的间隙中我又时常插进另一个新的系列。逢到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本文集的编者只好让前后为序的原则作出些让步了。

我要感谢本文集的整编者为这项工作所费的劳动和精力。我认为他们把分散在各地各种报章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收集起来确已竭尽了全力。要想做到把我一生全部写作都搜集到手困难很多。我的记忆中早年有一些常发表我文章的杂志和刊物,现在已经因各种原因,无法找到了。又比如我最早投稿的《少年》还是友人从僻偏的图书馆里找到的,而当时我曾用“费北”的笔名在这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却没有复制给我。又比如我在中学毕业时所编的《水荇》中发表的早年作品,还是友人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偶然见到而复制寄我的。至于我在昆明学生运动前后所发表在许多街头刊物上的文章,为数不少,现在已搜集不到了。

最后我应当感谢这本文集的编者,他们不仅费了大力去搜集我散失的写作,而且又费了大力去校核所搜到的文章的复印件和原刊里的错字和失误。我嘱咐他们的一条原则是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一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语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

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但在校核过程中确是发现不少出于作者的错失或疏忽，以致文章内容中有实质的错误，使前后所提的事实对不上口，甚至有矛盾，在数字上又有出入。这些错误应当由作者来负责的。我十分感激编者对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能发现这些错误，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把这些错误予以公开纠正。所以我请求编者凡逢到这类情形，应当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并加注说明错误所在，千万不可掩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如果文章中还有错失没有揭露之处，祈望今后读者继续纠正。我即在九天之上，也将表示感激。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和顺性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至今我还是这样做。这是因为我相信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当然一个人所有的思想无不受到当时社会的陶冶。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社会集体藉以交流和进行集体行为的方式。社会集体就是通过其成员的言行达到它的创新和发展。所以一人的言行虽系个人之事，但也受到这个人所参与的社会，包括社会的历史遗产和当时群众思想的交流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它表现社会的一面。我有时也乐于反复重读我过去的写作，常常以此作为我所处时代的一些纪录影片来自娱。我也希望能以此提供给读者同享。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同意我的亲友们提出整编这部文集的建议。在这部文集中也保留了一些我这一生未能实现的梦，和具体的有关研究社会的思路和此生未获申论的课题。如

果此书能对一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因而能继续进行发挥和发展，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后世不乏比我更有才能和学力、具备更好研究条件的人，希望能从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成就，于国于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将为此而感到没有辜负此生的激情于地下。念人世的茫茫，愿以无悔无怨而告终。谨此写下这本文集的前言以告读者，并再次表示对编辑和支援这本文集的亲朋友们的感激。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康" (Wang Kang), which is the author's name.

1999年3月28日于锡州宾馆



80年代的费孝通

目 录

《重访英伦》重刊前言	(1)
人才与智力资源	(5)
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二字诀	(16)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18)
迎春回顾	(30)
做活人口这块棋	(34)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	(38)
对开展心理卫生研究的期望	(57)
发挥智力优势——为民族地区四化服务	(66)
中国的现代化和知识分子问题	(68)
要从根本上懂得社会	(75)
应该十分重视智力开发	(82)
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85)
《盘村瑶族》序	(88)
《瑶族风情歌》序	(103)
民主党派智力支边	(110)
开发智力资源	(116)
人才从何而来	(135)
再谈猕猴桃	(139)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	(144)
关于我国智力资源的开发	(149)

《社会学概论》前言	(164)
谈谈民俗学	(170)
怎样找问题	(178)
小城镇 大问题	(192)
继续开展江苏小城镇研究	(235)
余热可贵	(242)
《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序	(246)
家乡的凤尾菇	(251)
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问题	(257)
《美国与美国人》旧著重刊前言	(262)
天津千户户卷调查	(266)
曾著《东行日记》重刊后记	(271)
坚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280)
从三访“江村”谈什么是社会学	(286)
农民要买汽车	(292)
开展智力资源调查	(297)
一项新的事业	(307)
抓紧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	(310)
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	(316)
谈社会学的建设问题	(342)
小城镇 再探索	(350)
对苏北地区乡镇企业及小城镇发展的几点看法	(370)
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	(376)
现代化行政建设的开端	(382)
小城镇——苏北初探	(388)
小城镇 新开拓	(421)
乡情脉脉话酒肴	(451)

中国人口的合理安排问题	(458)
旧话相应	(465)
日译《生育制度》序	(472)
退休与智力扩散	(480)
推动乡镇企业继续前进	(482)
统一繁荣 求同存异	(487)
赤峰篇	(489)
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	(518)
《乡土中国》重刊序言	(530)
两篇文章	(533)
朱著《乡村工业与小城镇》序言	(541)
武夷曲	(545)
访日杂咏	(551)

《重访英伦》重刊前言

湖南人民出版社有意重新刊印我在解放前写的《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两本旧著。我踌躇了一回，最后还是同意了，而且建议插入《留英记》、《〈工党一年〉译者序》和《英伦杂感》三篇文章，合成一书出版。

我有点踌躇的原因是考虑到这两本旧著是否值得重刊。这两本旧著是我在 40 年代访问美国和英国时给国内报纸所写通讯的汇编。从时间上说，这些通讯里所写的事都是 40 年前的陈迹了。这 40 年世界大变，这些国家当前的面貌已非昔比。这两本书对认识当前的美国和英国用处不大。我写这些通讯时，都是随感下笔，有如家书，大多一气呵成，不过夜；写就即寄发，不加推敲。这可能是养成于从小在学校里考试时抢交第一卷的恶习。但这也留下了我各时期思想的真实记录。从 1957 年起到十年浩劫，我因为这些白纸黑字而受的累也实在不浅。事过境迁，回头再看看这些我在人生道上刻下的脚印，玩味一番，确是另有一种心情。

个人的思想原是社会的产物。一个时代里不同的人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但都是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只有把它们综合起来才能窥见这时代社会的全貌。个人毁誉事小，历史埋没事大。我觉得为我国思想界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具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些比较真实的史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胆敢面对 40 年前的旧著而同意重新刊行，再度公之于世，

正可表示浩劫的余悸已消。我充分相信读者是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的。

作为历史资料来重刊这些旧著，不妨在书前说一说这两本书的编写经过。

先说《初访美国》。1942年我在昆明云南大学教书，同时在云南滇池附近一带的农村里做调查。靠近年底，我接到云大的通知，要我代表该校参与美国国务院邀请我国各大学教授访美的计划。这时美国已对日宣战，成了我国的盟国。这个计划是美国政府为了加强两国文化交流而提出来的。几经周折，我于1943年暑期偕同其他大学的教授，一共10人，出国访美。在此之前，我没有到过美国，所以是“初访”。

出国之前，昆明已开始风行一种“小报”，是适合于当时印刷困难条件下采取的民间刊物，后来发展成为民主运动的有力工具。这时云大学生要我支持他们办的《生活导报》，我同意到了美国后，给他们写信，这些信可以在小报上发表，就是后来通行的“特约通讯”。我在美国住了一年。这一年里工作是很紧张的。我在访问哥伦比亚和芝加哥两大学期间，得到两校的人类学系教授的协助，编写了以翻译我和云大同事云南农村调查报告为主的*Earthbound China*(《云南三村》)一书，又在哈佛大学得到商学院教授的协助编译云大同事所著《昆厂劳工》等内地工厂调查，书名《中国进入机械时代》。我在美国既没有心情游山玩水，也没有工夫进行社会调查，所以所写的通讯都是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琐事，和当时在中国留学生中谈论的一些杂题。

1944年暑假返国，我利用在呈贡养病休息的一个多星期，把这些零星的通讯，贯穿起来，编成《初访美国》一书。

再说《重访英伦》。这是我在1946～1947年访英三个月中给上海《大公报》写的“特约通讯”。这次访英的经过是这样：日本投

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伸入云南，昆明民主势力受到日益严重的迫害。1945年12月发生了“一二·一”运动，民主势力继续斗争。到1946年7月发生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烈的被害事件。我当时也是受威胁的对象之一。被迫离开昆明后，回到家乡。英国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听到我的处境，通过英国文化协会邀请我去英访问一个季度，“散散心”。行前遇到王芸生先生，一见如故，坚持要我为《大公报》写通讯，我也因为这段时期安家乏资，所以预支稿费而别。在英期间原无固定任务，除访友和参观外，正可以写作消遣。这些通讯回头看来行文比较流畅，也是当时生活的反映。

这一年，在英国已是战后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工党取代保守党执了政。当时在英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改良主义的乐观气氛。我又刚从法西斯迫害中脱身，这种气氛自然会对我发生强烈的感染，因而也给这一系列通讯着上了这种色彩。工党的好景不长，刚过一年就暴露了它的阶级实质。英国政党的轮流坐庄，原是换汤不换药。我返国后与史靖同志一起翻译了《工党一年》，在序言里道出了我在《初访美国》里对美国新政的期待的幻灭；不久接着又不能不对英国工党发生相同的感叹。这两本书，能不能说是一个企图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追求中国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在40年代对英、美所抱天真的幻想的自白？这些幻想在无情的历史中已经化为泡影，而这段思想经过的本身却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育。追求祖国美好的前途是有志气的。在追求中走上曲折的道路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在错误里受到教训，不断改正，美好的前途终必会找到的。

为了说明为什么我称1946年的英伦之行是“重访”，我建议补入一篇《留英记》，给读者介绍一些我第一次去英国的留学情况。这是一篇回忆录，写于1962年。那时我已被打成“右派分

子”，株连及我的哥哥费振东。他这时和同遭劫难的浦熙修同志一起在政协编辑《文史资料》。我们常在一起叙谈。有一次我哥哥读了沈复的《浮生六记》，异想天开，建议我学那位乡前辈，把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事，分段作记。我听他的吩咐，写了这一篇《留英记》作个样本。流光易逝，忽忽已 20 年矣。先兄已逝，六记难成。重刊此文，以志旧嘱。

《〈工党一年〉译者序》可以作为《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之间的介体。丢掉一个幻想，又兴起一个幻想。

最后是我去年发表的《英伦杂感》。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锐意中兴。我于 1981 年去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逗留两周，所见有限。归来，适逢民盟会议，会后要我汇报访英经过。我不得不即席讲了一些感想。这篇杂感就是那次讲话的记录。附在这书之末，正好作一结束。

1983 年 1 月 21 日于北京